



薛淦兴



沉下心来做事

1950年，薛淦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1958年分配到阜外医院工作，是阜外医院法洛四联症攻关组核心人员。

1970年，薛淦兴来到海拔3000米高原小镇德令哈，他发现当地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高，却没有就医途径，在当时海西自治州人民医院最先进的诊疗设备只有心电图机的情况下，通过他的推动和努力完成了几百例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1979年，花甲之年的薛淦兴调回阜外医院，协助郭加强教授编写了《心脏外科技术图谱》，与朱晓东教授共同主编了《心脏外科指南》。

1992年，年过古稀的薛淦兴带领十几位专家前往邢台，与邢台市第

三医院合作创建了冀南地区第一家心血管病医院。他率先创办心脏手术保险，解除患者家属的后顾之忧，这种方法后来也被阜外医院沿用至今。

2002年，阜外医院与郑州市铁路中心医院合作，83岁高龄的薛淦兴再度出山，在学科建设和团队培养方面做了大量的管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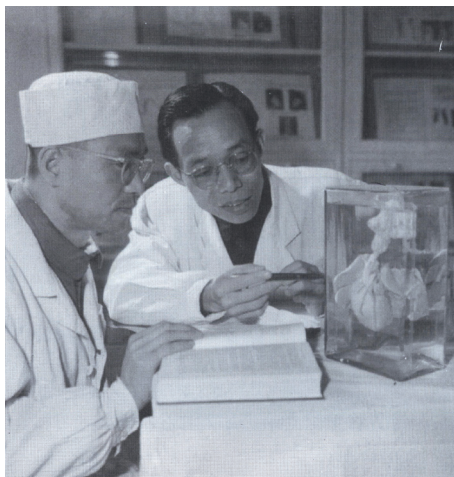
在阜外心外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薛教授是我们的‘救火队员’”。外科手术时，谁遇到问题了，只要把薛教授叫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年轻的心脏形态研究专家

1950年，薛淦兴从湘雅医学院毕业，此后3年，薛淦兴在湘雅医学院先后任解剖学助教和外科住院医师。1954年他由国家选派赴莫斯科留学，成为苏联医学科学院外科研究所心脏外科研究生，专门从事先天性心脏病的病理形态学研究。通过204具新鲜尸体解剖对心脏结构的观察，薛淦兴发现了心耳形态的规律，即右心耳三种基本形态、左心耳五种基本形态，并对照临床参加手术时，发现心脏解剖与心脏手术径路的关系。

1958年，薛淦兴获医学副博士学位毕业，由卫生部分配至新建的阜外医院心脏外科工作。

20世纪60年代，阜外医院与北京市儿童医院病理科协作，对该院4450例小儿尸体中发现的451例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标本进行了观察分析，提出了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病理形态分类方案，并利用各类畸形心脏做成标本，经过不断补充和教学实践，形成教材，用于指导临床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



1963年，薛淦兴教授（右1）和支启华医师（左1）切磋心脏病理解剖



1960 年，宋钦惠副院长（右 2）、薛淦兴（右 1）、黄宛（右 4）与来院访问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左 1）合影

他还作为阜外医院法洛四联症攻关组核心人员，提出右心室流出道疏通的手术技术改进意见，为法洛四联症外科根治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开展青海高原心脏手术第一人

“文革”期间，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薛淦兴作为“6.26”战士，下放到青海省海西自治州人民医院——地处西宁以西 500 余千米，海拔 3000 米的高原小镇德令哈，开始了他的牧区医师生涯。

“德令哈、德令哈，茫茫荒漠少人家，夏天飞沙冬天雪，任牛相伴走天涯”，即使在今天当地的生活条件依然相当艰苦。据当年和薛淦兴一起工作的当地同事回忆，当时的州医院除了听诊器、血压计外，最先进的诊疗设备只有一台上海产的心电图机，是名副其实的既无设备又无技术人员的“双无医院”。

在海西州人民医院，薛淦兴发现当地不少牧民的孩子患有各类先天性心脏病，尤以动脉导管未闭最为多见，他考虑高海拔缺氧可能是疾病的诱因。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不顾年过半百及高原反应，带领同事们先后到天峻、都兰、乌兰、大柴旦等地进行巡回医疗，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上，亲自

深入牧民的帐篷检诊患者。

当地的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远高于内地，甚至一户人家多个孩子同患病，且合并不同程度的肺动脉高压。这些患儿家庭大多经济困难，加之不懂汉语和路途遥远，无法到内地治疗。

薛淦兴经过深思熟虑，决心在当地开展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在州委领导支持下，海西州医院破天荒地引进了心脏外科的关键设备和器械。1971年，薛淦兴亲自主刀，为当地藏族同胞姐弟两人成功地实施动脉导管切断缝合术。此后又先后成功地完成体表低温麻醉下房间隔缺损直视修补术和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修复术。

3000米高原上心脏外科手术的成功，在当地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邻近地区的患者闻风而至。在学生假期里，不仅每日手术连台，还出现两名患儿共用一张病床的情况。在海西州医院工作的短短几年，薛淦兴主持完成了约



薛淦兴教授在海拔3000米高原开展心脏外科手术

300例各类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作为海西州医院心脏外科的创始人，术前检查、术后处理的细小环节他都以身作则、亲力亲为。

高原条件下，大气压低和缺氧，使患者的手术治疗存在潜在风险，尤其是那些合并肺动脉



1987 年，薛淦兴（左 2）在手术中

高压的患者。薛淦兴大胆创新，在州医院设计建造了高压氧舱及与之配套的常压病房，使患者既能在高氧条件下接受治疗，又能在类似于低海拔环境的病区中康复。

薛淦兴在高原牧区医院所做的工作得到青海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好评。1979 年，他被调至省城西宁市，具体指导和参与筹建青海省高原心脏病研究所（医院）并任副所长。现在该单位已发展成拥有高级人才、先进设备和技术，医疗、教学、科研水准省内领先的心脏病诊疗中心。

薛淦兴在青海生活工作了将近 10 年，成为当地心脏外科的奠基者和寻路人。一方面他亲自讲课，亲授技术，使青年人直接受益；另一方面他多次选送当地医护人员到北京进修，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骨干，其中不少人后来成长为学科带头人 and 专业人才。

即使回到北京后，薛淦兴仍然关注着青海心血管外科事业的发展。他用自身的影响力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前往青海讲学和指导工作，传授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他还率领阜外医院的专家小组重返海西州医院，实施教学手术，

给当地医护人员和患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甚至在他退休三年之后，仍有青海牧区的患者，千里迢迢慕名来到阜外医院专找薛淦兴看病求医。

创办多本杂志，笔耕不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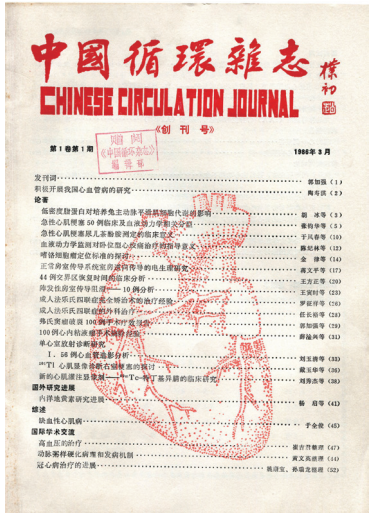
1979年，薛淦兴调回阜外医院，迎来了他一生之中医学科学事业的第二个春天。这段时期，花甲之年的他，将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在临床科研教学和学术著述之中。他协助郭加强教授编写了《心脏外科技术图谱》，与朱晓东教授共同主编了《心脏外科指南》，这两部数十万字的专业著作凝聚、积淀了阜外医院老专家数十年的宝贵经验和丰富学识。此外，他在各类学术刊物

上发表了数十篇专业文章，对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

薛淦兴先后担任多家国内核心学术期刊杂志的编委、副主编和主编，包括《中国循环杂志》《中华外科杂志》《中国胸心血管外科杂志》和《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等。为办好这些期刊他呕心沥血、笔耕不辍。

这段时间，薛淦兴与郭加强、朱晓东教授等一道先后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苏联等国家，也多次接待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专家。向外宾介绍中国心脏外科成就和进步，也注重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并积极地将其介绍给国内同行，充分发挥了学术交流的桥梁作用。

身居阜外医院这块学术高地，薛淦兴却一直关心和支持地方及基层医院心脏外科的进步和发展。尽管年事已高，对基层协作医院的需求，他总是有求必应，不辞辛劳地前去讲学、会诊疑难病例，以及主持或参加手术。



《中国循环杂志》创刊号

创办冀南第一家心血管病医院

1992 年，年过古稀的薛淦兴退休了，可他“壮心不已”，希望继续为心脏病患者和心脏外科事业贡献余热。邢台是当年的革命老区，心脏外科尚属空白，许多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当地领导求贤若渴，辗转找到阜外医院，这个意向正好与薛淦兴先生的心愿不谋而合。他带领十几位北京专家前往邢台，与邢台市第三医院合作创建了冀南地区第一家心血管病医院。

邢台地处较为贫穷的太行山东麓，建院时国家无资金投入，生存、发展全靠自己。在这里，薛淦兴开拓了新的管理方式。他借鉴国内外医院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设计和实施了“模拟股份制”的运作方式。建院伊始，在资金借贷、设备购置、病区改建的初始环节，他就精心筹划、严格把关。对旧的管理和分配制度大胆改革，消除弊端，制订出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和分配方案，既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又充分激发了医院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他主动和保险公司协商，率先创办心脏手术保险，解除患者家属人财两空的后顾之忧。这种方法后来也被阜外医院沿用至今。

据当时邢台的同事回忆，“每例手术前他便早早来到手术室做好准备，或自己主刀或指导手术。术后就在手术值班室简单吃一碗方便面和一个荷包

蛋。针对术后患者，薛老都要到监护室巡查，直到患者病情平稳后，才到办公室打个盹，半夜每二三个小时还要看患者。”

他经常告诫全院职工服务无小事、形象无小节，并约法三章：不准接受吃请、馈赠、劳务。这所医



时任阜外医院院长高润霖前往邢台市心血管病医院洽谈合作

院被当地社会各界誉为“医疗界一方净土”“没有锦旗和镜匾的医院”。卫生部领导视察后评价，“我经多方了解住院患者和家属，看到这所医院医德医风是一流的，服务也是一流的。”

为了支持基层医院，帮助更多患者得到救治，薛淦兴开办了“鱼水工程”的学术讲座和交流。曾经先后举办 20 余次国家和省级 I 类学分讲座，形成以邢台心血管病医院为中心数十家医疗机构组成的协作网。他多次热心地邀请国内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前来邢台讲学，把最新的专业技术介绍给当地的同行。每次他都是亲自设计课程，安排专家的生活和行程。

薛淦兴在邢台工作生活了 8 年，在他离任时，该院每年心脏手术达到 300 余例，成为冀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

再度出山

2002 年 10 月，阜外医院与郑州市铁路中心医院合作，对其心脏外科中心进行重新规划、设计。83 岁高龄的薛淦兴教授再次来到郑州，开始他的第三次“创业”。在郑州，他从学科建设和团队培养方面做了大量的管理工作。他还时时思考和总结邢台经验，希望能运用到郑州市铁路中心医院。

郑州市铁路中心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冯光强当时是一名主治医师，据他回忆，那时医院每天有五六台手术，薛老每一台都会在场，从开始站到结束，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针”，虽然不主刀，但只要主刀医师一有疑难问题，他就上去指导，然后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有时碰到危急、重症的心脏病患者，他就一直守着，直到患者病情好转才离开。

“当时薛老一个人住在医院附近一座家属楼的 5 层，常常深夜 10 点他才回去。”薛老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为了培养年轻医生，薛淦兴经常组织讲课，他的讲课很系统，准备好的 PPT 每一张都很清晰、透彻。同时他还专门聘请外籍教师，组织英语学习，

而他本人更是英语爱好者，经常翻阅英文书籍。他特别鼓励青年作者给期刊投稿，无论是谁，都不厌其烦地为其修改稿件。“他的精力特别充沛，从没看到他特别疲惫的时候。”冯光强说。

2005年，薛淦兴因为身体原因返回北京。郑州市铁路中心医院心脏外科中心从他来之前一年几十例心脏手术，到他回北京之后每年一二百例，且可以独立开展复杂心脏手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沉下心来做事

“薛老帮助我养成了良好的诊疗和手术习惯。他做学问做人都值得我们敬佩，是令人尊敬的老爷子。”这是笔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只要一提到薛淦兴的名字，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专家，还是四五十岁的中青年骨干，无不由衷地敬佩。

在阜外医院心外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薛教授是我们的‘救火队员’。”外科手术时，谁遇到问题了，只要把薛教授叫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他总说：“心脏解剖及各类心脏病的病理形态是心脏外科专业诊断、治疗的重要基础，没有打好这个基础就不能做好手术。”看他做手术就是一种享受，如同上了一堂解剖课，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不遗余力地培养年轻人，耐心细致。记得有一次薛老问他学生一个问题，不是特别难但却是不常遇到的问题，学生一时没答出来。薛老却说：“你没能回答出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遗憾。可能是我这个老师做得不够好。”这反而让这位学生心里非常难受，感到无地自容。薛淦兴为国家培养了6名硕士研究生，这些学生现多已成为心血管外科的知名专家。

他鼓励年轻人多写文章，主张文章要有个人观点和个人语言特色。通常他把握文章大方向，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他会建议查阅相关书籍并修改。他常说：“一篇文章10个人看10个人有修改意见，如果都照着改就没有了个

人观点、个人特色。”大多数时候他是引导思路，鼓励大家独立思考。

老人家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一辈子都在追求新事物。

他 70 岁时考取了小汽车驾照，有可能是中国考取驾照最大年龄的人。因为健康的原因真正赋闲在家时已是近 90 岁高龄，但老先生耳不聋、眼不花、齿不摇，书报不离手，还经常上网关心新闻时事，下载一些文章和诗词。

他案头的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他看书喜欢做笔记，一边看一边记录下来。每每学生们前来看望他的时候，便会拿出一本本书籍或者是《参考消息》，有时还会读上其中的一段文字，然后抛砖引玉式地谈些自己的看法，引起几位学生发表言论，参与热议。如果他有不同意见，会拿出平时做的剪报，不慌不忙、有理有据地参与“辩论”……

永远能沉下心来做事，永远不急不躁，对信仰也好，对学术也好，都执着追求着，打上时代烙印的这一代人，无可复制。

整理 / 闫金凤 陈惠